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余光中未刊稿

編者按：余光中先生一九二八年出生，今年八十歲。海峽兩岸三地連月來都有為余先生慶壽的活動；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將展出余先生的作品與手稿，余先生還有一個演講。《文學》周刊本期刊出余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近作。讀其詩文，可見這位手握「璀璨五采筆」的傑出作家，寶筆未老。

詩三首

沙浮投海

我站在高崖上
再深深吸一口氣
向愛琴海與夜空
投最後的一瞥

夜空是多麼的崇高
再伸手也摸不到
一群燦爛的星星
把銀河密密地圍繞

大海是多麼的深奧
有幾千年的驚波怒濤
那遠處的一點漁火
是誰還沒有睡覺

海風喚，別牽動我的頭髮
海浪喚，別衝破我的思潮
我再把菲昂的臉兒回憶
把他的眼再匆匆地一瞧

星星不見了
大海不叫了
星去睡覺了
海也睡着了
菲昂，永別了
希臘，再會了

——1948.10.31

國破之痛更添上家亡
憑愛情，怎麼能拼得攏呢
才女落江湖成難民
愛妻一回首成了遺孀

菩薩蠻
鶲鴟天
聲聲慢
難堪最是遲暮的心情
最怕是春歸了秣陵樹
人老了偏在建康城
夢裡的滄桑，鏡中的眉眼
難掩半生曾經的明艷
曾經戰前兩小的親暱
綽約風姿，只能尋尋覓覓
向小令的字裡行間

蓮子雖心苦，藕節卻心甘
情人遺憾，用詩來補償
歷史不足，有廟可瞻仰
你是濟南的最愛，藕神
整面大明湖是你的妝鏡
映照甜蜜的哀愁，高貴的美
藕斷千年，有絲纖織
嫋嫋不絕，仍一縷相牽
恰似黑瓦紅扉的藕神祠前
四足銅鑊的香燭迎風

註：沙浮（Sappho），希臘女詩人，戀
菲昂（Phaon），達摩，鬱鬱投海而死。

蘿神詞

——濟南人在大明湖畔
為李清照在立蘿神祠

天妒佳偶，只橫刀一分
就把美滿截成了兩半
一半歸戰前，一半給亂後
亦如金兵劈大宋的江山
成南宋與北宋，即使岳飛
也無力用頭顱討還
無情的刃鋒啊過處



余光中漫畫像



余光中與夏志清

余翁的新捕獲

黃維樑

目前台灣的政治大學把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頒予余光中先生，並舉辦了一個余光中作品研討會。余先生在會上發表專題演講，題為《年壽與堅持》。他舉出中國古代作家享年八十高壽或以上的，有王維、楊萬里、陸游等；他們老而彌堅，仍有創作。我近讀羅馬政治家、散文家西塞羅（Ciceron）的《論老年》一文，他說希臘的劇作家、哲學家如薩福克里斯（Sophocles）、柏拉圖（Plato），至老年仍不輟於文學與寫作；前者活了九十歲，「直到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寫作悲劇」。

余光中先生現在是余老、余翁了。這位「漁翁」仍然在文字的江河捕魚，甚至《碧海掣鯨》，收穫甚豐甚美。十年前余先生過七十歲生日時，以出版新書和發表新作來為自己祝壽；今年過八十歲生日，仍然如此。詩集《蘿神》、評論集《舉杯向天笑》、翻譯劇本《不要堅柔的女人》（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在同一個金色的秋日推出，是余氏寫書的另一次豐收。

《蘿神》詩集的標題篇《蘿神祠》，寫的是李清照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一生，真是「離散」「太息哀不樂」（diaspora）。然而，「蓮子雖心苦，藕節卻心甘／情人遺憾，用詩來補償／歷史不足，有廟可瞻仰」。這首詩沉鬱頓挫，有老杜之風。六十年前余氏的少作《沙浮投海》寫的也是女詩人。沙浮因為愛情而投海自盡，余光中為她代言，情深一往，但寫來唯精唯一，是純情之篇，與《蘿神祠》的滄桑轉折不同。少作畢竟沒有「老作」的功力。

余氏的題材、情思、修辭多變化。另一首近作《牙關》不沉

不鬱，而是輕快幽默之篇。陳幸蕙「悅讀」余氏詩文多年，著編了《悅讀余光中·詩卷》、《悅讀余光中·散文卷》、《余光中幽默詩選》三書。她是余學的大家，甚至因為熱心傳播「余道」而被稱為「余光中的牧師」。請聽下面陳牧師對余詩《牙關》的詮釋：

《牙關》的趣點在把牙科就診經驗，寫成了刑求、開礦，和烈士就義赴難；並且將習用成語或概念，諸如：「咬緊牙關」、「大開獅子口」、「白袍法官」、「刑具」、「偵查」、「捉拿」、「吐實」、「逼口供」等，予以義轉，翻出新義，一語雙關，以強化詩趣——其結果，或說藝術效果，便是將普通的就醫治療，寫成了驚心動魄的受刑過程。於是，就在這喜劇性誇張，與故作聳動的書寫中，讀者充分享受了詩的快感。

詩之作也，可無比喻乎？可無幽默乎？不可！文之作也，可無比喻乎？可無幽默乎？不可！余光中的另一近作《筆耕與舌耕》，說演講者的「麥克風穿腸掛肚」，真是黑色幽默。至於何謂幽默、滑稽、諷刺，余光中這位既沉鬱又幽默的文學大師，也有一番解說，在其《悲喜之間徒苦笑》一文中。

余先生的近作還有王爾德劇本、葉慈（W.B.Yeats）詩的翻譯，真是寶筆未老。在古代，而寫的多是悲劇，薩福克里斯活了九十歲。余先生年壽已高，堅持寫作不輟，「余翁」的「余穫」連產，且不乏可延年益壽的幽默諧笑篇章；余先生的年壽必更高，寫書必持續地豐美。

慢慢閱讀，且夢見你的美目
往昔的溫婉，眸影有多深；

夢見多少人愛你優雅的韶光，
愛你的美貌，不論假意或真情，
可是有一人愛你朝聖的心靈，
愛你臉上青春難駐的哀傷；

於是你要身在熊熊的爐邊，
有點惆悵，低訴愛情已飛颺，
而且逡巡在群峰之上，
把臉龐隱藏在星座之間。

葉慈詩二首

余光中譯

在柳園旁邊

在柳園旁邊和我的情人相見；
她雪白的纖足穿越過柳園。
她勸我愛情要看淡，如葉生樹梢；
但我年輕又痴心，不聽她勸告。

當你年老

當你年老，頭白，睡意正昏昏，
在爐火邊打盹，請取下此書，

謝謝你所作的七古《謁嶽廟所作》。

仍牽動所有讀客的思念

——2008.3.28

牙關

不容你悠然尋夢的
躺椅，已經躺上去
正待咬緊牙關
效烈士之臨難
卻要我大開獅口

吼，是休想吼了
也不知讓舌頭
去何處避難
只能把心一橫
把眼睛閉關

傳來清脆的音響
該是金屬碰瓷盤
或挑，或挖
或磨，或刮
精緻的一整套刑具

忽然迴旋梯底
向耳根的深處
是誰呀用一架電鑽
高分貝的頻率哪
在我的牙床開礦

在偵查我的腐敗
捉拿潛伏在暗處
不堪曝光的隱私
地下水泠泠漱過
有一點消毒的藥味

一遍又一遍刑求
只為了逼出口供
該吐的都吐了實了
那白袍法官說
好了，竟把我放了

——2008.2.4

沙浮接浮

我站在高崖上
再深吸一口氣
何紫翠涼如夜空
極最後一瞥

夜空更寥寂的蒙羞
真伸手也摸你不到
一群燦爛的星星
把銀河密密地圍繞

大海是多麼的深邃
有數千年的驚波怒濤
那遠處的一點漁火
是谁还没有睡覺

濱風微動，牽動我的野望

清晨飄別離，破我的浪潮

我再把菲昂的臉兒回憶

把他的眼再匆匆地一瞧

星星不見了

大聲喊了

星去睡覺了

海也睡着了

菲昂，永別了

希臘，再會了

——1948.10.31

註：沙浮（Sappho），希臘女詩人，戀

菲昂（Phaon），達摩，鬱鬱投海而死。

蘿神祠

——余光中

天祐佳偶，只橫刀一分
就把美滿截成了兩半
一半歸戰前，一半給亂後
赤如金兵劈大宋的江山
成南宋與北宋，即使岳飛
也無力用頭顱討還
無情的刃鋒啊過處
無論是誰，誰也別想
把銀河密密地圍繞
大海是多麼的深邃
有數千年的驚波怒濤
那遠處的一點漁火
是谁还没有睡覺

菩薩蠻

鶲鴟天

芳声慢

蝶戀花

青玉案

蝶戀花

</div